

铁鱼◎著

罐封魂

——古玩界
那些不散的幽魂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凤凰联动
FONGHONG

凤凰决定
DECISION

铁鱼◎著

封缸罐

古玩界
那些不散的幽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封魂罐/铁鱼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1.6
ISBN 978-7-214-07020-3

I. ①封… II. ①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67665号

书 名	封魂罐
著 者	铁 鱼
特约编辑	俞慧洵
责任编辑	刘 焱
出版发行	江苏人民出版社 (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)
网 址	http://www.book-wind.com
集团地址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(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)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21.75
字 数	280千
版 次	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07020-3
定 价	29.8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楔子

每一件古董身后都有一个被藏起来的世界。

——铁鱼

没错，这句话是我说的。

我姓铁，祖上应该是色目人。到了我这一代，已经没有族谱可查。我家里据说以前是殷实之家，从我爷爷往上都是富甲一方的财主，一直到了开始打仗，才开始家道中落。解放之后打土豪、斗地主，从我爷爷那一辈便开始沦为赤贫。

我出生以后，正好赶上社会主义大食堂解散，我就在新政策里茁壮成长起来，家里虽然穷，我却特别能吃，也比同龄的孩子长得粗壮。一直到了后来，我吃得我爸妈直皱眉头，“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啊”。我父亲当年不太会挣钱，虽然做了些买卖，可做什么赔什么，眼见着我就要上育红班了，学费却还没有着落。这时，恰巧有个敲小鼓收旧货的人路过我们家，看上了家里的几个瓶瓶罐罐，说是要拿钱买。这对我父亲来讲无异于突降甘霖，便拿那些瓶瓶罐罐换了十几块钱，这才给我缴了费。

我长大了一点，才知道当年换学费的东西竟都

是真真的宝贝。

到再后来，我跟父亲说起，不该十几块钱就把那些东西卖了。他倒是坦然：“当时不卖，你就上不了学了。”然后摆摆手也不让再提。恐怕他心里也是后悔的。

我家一直住的房子是祖产，不知道有多久的历史。从那些雕了飞禽走兽的廊檐来看，却也能看得出它依稀曾有过的辉煌。老屋里还竖着一把经年的大镗铁枪，据我父亲说，那是我祖上某位当将军的人留下来的，传到我这一代已经不知道多久了。当年那个敲小鼓的要收，我父亲是死活也没有卖掉。我小时便经常躺在廊檐下面看得入神，幻想这座老屋子的故事，还有这老屋里的一切老东西。想来这也是我后来跟人大江南北敲小鼓的由头了吧。

我整个童年就在研究那座老屋与大枪里度过，以至于耽误了学业，没有考上好学校，毕业了也找不到工作，便索性下海敲了小鼓。

敲小鼓，就是在民间收古董的小贩，不知道从哪朝哪代传下来的行业。康熙年间，柴桑写了一本《燕京杂记》，里面记载的敲小鼓，就是敲着小鼓走街串巷收旧货。那些富贵人家的奴婢，听见鼓声，就会偷出主人的东西拿来卖，有识货的还能用很低的价格收得宋元字画、秦汉器皿……这敲小鼓就相当于跑街串巷的古董贩子。

后来，我是觉得民间实在是无漏可捡了，也跑得累了，便在家乡小城的文化市场，开了一处买卖，叫做博采雅集，得过且过地混日子。

我有时觉得我做这行并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寻找那些古物后面的故事。那些故事让我沉迷，每一件东西都在历史里有它的出处。它们身上的印记永远不可磨灭。

每一件古董身后都有一个被藏起来的世界。

“世界很大，而我们知道的却很少。”我问小熊，“是不是啊？小熊。”

“¥……%fetgry~~~~”

上面那行，是小熊打的。



楔子 /1

第 1 章 羊非羊 1

兄弟伊山羊千里迢迢带来一件物事，这是一个陶罐，周身布满呈放射状如羊角一般的粗刺，看形制竟是一只经年的封魂罐。它的出现，还牵连出当年一段往事和一本神秘的日记……

第 2 章 罐非罐 27

我在罗玉函的餐厅里为伊山羊接风，却意外发现玉函戴着一个古老的玉璜，和那只罐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罐子不经意摔到地上，让我们发现个中另有玄机，也让伊山羊突然失控……

第 3 章 桃花依旧 43

王富贵来访，从他口中，我得知玉璜和封魂罐的蹊跷来历，而山羊的诡异表现又让我无时无刻不心惊肉跳。原本身在国外的蜜桃出现在我面前，为什么事态竟朝着愈发离奇的方向发展？

第 4 章 相知难相见 55

我带小桃探望山羊，他的病床却早已空空如也。我只得研读日记寻找线索，从中竟找到封魂罐出土的记载和一串神秘数字。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之际，王富贵捎来让我吃惊的消息……

第5章 另一个身份 67

我和富贵会合，他向我透露了那串数字的来历和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这让我心里极不是滋味，而山羊全家失踪的消息更是疑窦丛生。另一边，罐子上的花纹，分明也隐藏着某些线索……

第6章 百万美金？！ 81

罐体上的画既像远古的传说，又像真实场景记载，让我有些恍惚。罗玉函之妹小兔打来的求救电话，竟是有意安排的调虎离山？罐子不翼而飞，只留下满盒美金，幕后还有人在操纵一切？

第7章 千虫万噬 95

富贵发现了罗玉函的真实身份，而我身上却莫名其妙发生了变化。一切太过突然，我身不由己地逼近死亡……这难道是消失的封魂罐在作怪？我又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？

第8章 有一个神棍 107

我遇到一个来历神秘、言行奇怪的老道。他看似插科打诨、骗吃骗喝，却又仿佛高深莫测、道行深厚。关键时刻，他果断地向我伸出援手……而我却不得不准备履行那个亦真亦幻的约定……

第9章 真相何处寻？ 131

老道的到来竟与罐子关联颇深，怪物、封海……事件不断冲击着我的神经，但他的一番话却坚定了我解救兄弟的决心。黑道老大老九、王富贵、小桃被深深卷了进来，但真相又该如何探寻？

第10章 去意已决 145

陆续加入的人员，让一只临时拼凑的营救小队初具规模。我们安排着第二天的目的地、行程，去意坚定，但内心仍不免忐忑，前路会发生什么？那只罐子和山羊真会在前方出现吗？

第 11 章 惊弓之鱼 167

我发现几片奇怪的东西，而山羊住院时遇到的小护士更发来一条爆炸短信，连串冲击惊得我坐立不安。难道和罐子接触后的山羊，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？危机迫在眉睫，我们不得不提前出发……

第 12 章 日照雾隐 181

日照仿佛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，奥迪 TT 中的神秘女郎、海边赤足的脚步，还有……这一切都让初到此地的我们惶惶不安。顺着寄居地门前淅淅沥沥的血迹，我们找寻起来……

第 13 章 当头一棒 201

下洞一探的我们发现别有洞天。腐臭味道透着死亡气息，而巨大金锁、悬挂半空的小鬼更是亦步亦趋……危急中我们如何自救，而发现的笔记本电脑、经书中会不会留下伊山羊的线索？

第 14 章 心跳的证据 221

神秘的数字竟是电脑的开机密码，而一条仿佛来自异世界的生物成为最大的证据……一切原来在三十年前就已注定。渔民想用海祭来避免天谴，而我们面对呼之欲出的结果却如坐针毡……

第 15 章 守株待“羊” 241

和渔民的交流中我们发现封海竟似别有内情，而回到洞边等待山羊的出现，也许是目前最好的办法。一夜的等待让我们意外发现不少线索，但他会真的出现吗？

第 16 章 暗夜之泉 249

我们尾随黑影来到山上，却发现一间破败阴森的古庙。夜色下庙宇狰狞可怖，任何细微的动静都让我胆颤如狂，而阿二竟莫名招惹了暗中躲藏的鬼魅，前所未有的危机一触即发……

第 17 章 三句经文 259

山羊留下的经书让我对和罐子、玉瑗相关的历史有了新的猜想。不经意间，书中飘出一张纸条，记录的三句经文难道是山羊悄悄给我的提示？重现人前的金锁又会引起怎样的波澜？

第 18 章 真假土匪？ 269

村民的贪欲让我们险些身陷囹圄。混乱中，几个流氓展现各异的土匪行径，让一旁的我有些目瞪口呆。难道，他们都背负着我不知情的任务？莫非，他们还有我不知晓的身份？

第 19 章 剑指云台山 277

罐子中也许隐藏着更为古老久远的秘密，而哪些特定的花纹指明了前进的方向，仍未现身的老道为我们送来早已物色好的哑巴向导……万事似乎俱备，但我们能否一举成功？

第 20 章 崖壁惊魂 291

上山、下海，两条路是否殊途同归？老九遭受意外打击，这是不是预示着幕后力量已开始行动？我在崖壁上艰难探索，异状频发，求生的本能可否支持我走到最后？崖下等着我的竟是……

第 21 章 别有洞天 311

突兀的石柱、人形的黑影、脚踝的指印、诡异的长啸……崖下的人步步心惊，而离奇失踪的两人，似乎埋下了更大危机的祸根。我们要去往何处？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前进……

第 22 章 汤谷？汤谷！ 325

暗藏的线索浮出水面。穿过那幽暗的通道，我们是会去传说中的汤谷，还是会穿越千百年来深埋地底的岁月沧桑？火把照亮了通道的尽头，答案触手可及，而我们却张大了嘴巴……



封魂罐 SOUL SEALED IN CANS

第 1 章 羊非羊



天至深秋，秋高气爽。我泡了一杯茶，躺在店门口的太师椅里晒太阳。

“博采雅集”，我头顶招牌上的四个烫金瘦金体大字被太阳耀得异常颓废。老实说，这个名字不像是古玩店的名字，而更像是一个书店或者别的什么东西。也因为这个名字，来我这个店里的人都戏称为来赶集。

这四个字是伊山羊给我题的店名儿。

伊山羊跟我是同行，年纪与我差不多，前些年我敲小鼓认识的，混得极铁，后来在京城潘家园开了一处买卖，我店名这四个字就是他给我题的。他真名叫伊风清。因为学前清遗老在颌下留了一缕山羊胡子，说话也绵软，最主要的是他眼瞳的颜色，不是亚洲人的黑，而是像山羊的眼睛一样略显金黄，眼睛很毒，但凡赝品假货都逃不过他的那双羊眼，我们都说他是山羊精转世，所以行里的人给他起了这个绰号，倒也是贴切得很。

我现在就是在等他，最近我们有几个月不联系了，两个小时之前他却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。

“老鱼，听说闵王台出好东西了？”他的声音依然是软绵绵的，“你没去看看？”

“闵王台哪有什么东西，”我说，“再者说了，这消息都传到京里去了，即便是有好东西，也轮不到咱，院里的人就都那么好相与？”

“我给你带个物件儿去开开眼你再说这话不迟。”他在电话那端奸笑了几声，“我现在就买机票，你晚上给小太爷摆好接风酒，等小太爷来吃。

听说你那有家聚美斋，鲁菜做得地道。”

“什么物件儿？”我还没来得及问完，电话那端便传来了嘟嘟嘟的挂线声。闵王台，呵呵。我无奈地摇摇头。这几天倒是听说了点，有人吵着那边出了好像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不感兴趣，也懒得打听。

从京城飞来我所在的小城，也用不了两个小时。

太阳还没有全落下去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一个留着撮山羊胡子、梳了个油光锃亮大背头的猥琐男人站在我的店门口，朝我挤眉弄眼地奸笑，他手里还提了一个很大且破旧的黄帆布包裹。

我拉着脸走到他跟前，斜着眼看着他一身皱皱巴巴的阿玛尼。这个人有个很大的特点，穿衣服只穿名牌，可是却从来不把名牌当名牌穿。他这一身的牌子货，从头到脚也有个几万块，可穿在他身上永远是皱皱巴巴，到处是脏兮兮的，还有些不知名的污渍。不简单，这个世界上能把地摊货当做阿玛尼穿的人很多，可是能把阿玛尼穿出地摊货效果来的，估计也只有我面前的这位爷了。

“嘿，鱼爷，别傻站着啊，快给小太爷弄口水喝喝啊。”声音一如既往地难听，却又夹杂着某种莫名的亲切感。

我把手里的已经掉了把的一个破保温杯递给他：“呶，前些日子收的普洱。”

他接过去也不嫌烫，“咕嘟咕嘟”地灌了几口，然后吐掉口中的茶叶末子，撇着嘴说道：“不愧是姓铁的，你这普洱喝了得五百泡了吧，这就是白开水嘛这个……”

我说：“也不一定全是白水哈，这一阵我上火，嗓子里痰也多……”

他“噗”地把喝进嘴里的水喷了我一头一脸，骂道：“你大爷的，老鱼！”说着就将手里的保温杯朝我扔过来，我赶忙侧身躲过去，找了块毛巾擦擦脸，看着他装模作样地干呕。

“别跟我这儿装讲卫生，看看你丫这一身明^{〔1〕}。你身上这都什么味儿

〔1〕身明：东北方言，指样子。

啊？都傻了吧？”我揪着他阿玛尼的前襟，闻到他身上一股虾酱味儿，“你出门儿小路也不知道给你拾掇拾掇，这操行放出来丢人。”

“我来你这儿她还不知道呢。”他直起腰，抹了抹嘴，顺手捋了一把下巴上的山羊胡，“这次这个物件儿，你得帮我掌掌眼，小太爷这回可是真的抓瞎了。”

听到他这么说，我笑道：“什么东西能让你这山羊公抓了瞎？你都抓瞎了找我有啥用？你在京里的名气可不弱于院里那些老家伙。”

“不是这个事儿。”他神秘兮兮地摆了摆手，顺手把手里的帆布包放在我的柜台上，然后扭头去关上了门。天这个时候刚刚擦黑，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踪。他“吱呀”一声关上门，也关掉了从门外透过来的微弱暮光。

我开了灯，看着他一脸神秘地打开黄帆布包，露出了里面一个乌黑的盒子。他按住盒子，面容有点诡异，朝我笑了笑，说：“小太爷可得事先说好了，这里面的东西，可是有点儿邪行！”

盒子是一个很普通的硬木盒子，上面满是乌黑油腻的污渍形成的包浆^{〔1〕}，早已看不出是什么质地。我抬头看了伊山羊一眼，他那双淡金色的眼睛陪衬着诡秘的笑容在灯光下让人心底发寒。

我抽了他后脑勺一下，骂道：“能不能别这么笑啊？”他捂着后脑勺白了我一眼，继续说道：“老鱼，我刚可说了，这个盒子打开了，你可能会点小麻烦，十几年的哥们儿了，小太爷也不想坑你。”

看到他说得这么瓷实，我心里隐约感到有点不对头，这位名满京城的山羊小太爷口里说的小麻烦，很可能就是个大篓子。

“那我不看了。”我作势要把那盒子装回帆布包。

“别别别……鱼爷鱼爷。”他一把按住我的手谄媚道，“您掌眼您掌眼。”

“吱呀”一声，他便打开了那个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小麻烦的盒子。

〔1〕包浆：古玩行业专业术语，包浆也就是以物品为载体的岁月留痕。文物表面由于长时间氧化形成的氧化层，过去古董界称为“包浆”。它是在悠悠岁月中因为灰尘、汗水、把玩者的手泽，或者土埋水浸、经久的摩挲，甚至空气中射线的穿越，层层积淀，逐渐形成的表面皮壳。

随着盒子的开启，盒子打开的声音就像是里面藏了一只夜猫子，店里的温度仿佛骤然间冷了下来，在这个深秋的傍晚。

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，紧了紧衣服，伊山羊若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他朝盒子努努嘴，我顺着他的眼神朝盒子看过去。

盒子里有一个东西，是一个陶罐，周身布满放射性如羊角一般的粗刺。我数了一下，共有十六个角状物。土浸^[1]长满了整个陶罐。罐子口有点破裂，当间儿却用黄胶泥封着，黄胶泥上面刻了几个斑驳的图案，因为光线不是很好，看不大清楚。

在昏黄的灯光下，这个陶罐冒着丝丝的凉气，竟让我情不自禁地抖了一下。

“这是个谷仓罐？”我看了伊山羊一眼，迟疑道，“你收这个干吗？”

我想伸手去摸一下这个东西，可是手伸到近前却又有些心里发毛。他说得倒是没错，这类东西一般都很邪行。虽然我见过很多各式各样的这类物件儿，但从来没有一件能给我这样的感觉。

我早些年下乡敲小鼓的时候，经常有人拿出这样的东西来卖，我却从来没有碰过。



虽然大多数的古董都算是冥器，特别是青铜器、陶器，还包括一些瓷器，基本上出土的东西都算，可没有哪些东西比这类谷仓罐更邪门。这东西有些地方也叫做魂瓶或者谷仓，那是东汉后的说法，东汉以前也有叫五联罐的，实际上在东汉、三国时期最为常见。那个时候，人死之后，这类器皿会随着棺材一起被埋到坟里，罐里面装的是一些五谷杂粮。它被称为五联罐，也是因造型恰好是中间一大罐，在其肩部又等距离堆

[1] 土浸：同“土沁”，是古陶瓷鉴别的一大要素。它实际是位于老釉上的附着或渗透，既取决于釉质的结构，又取决于土壤的成分。

附了四只小罐，发展到三国时期，还会在上面增加、堆塑一些亭台楼阁、牲畜粮食之类的东西。

这个东西我若是遇到了，一般都会劝本家把东西再埋回去。因为这类东西基本上做工都较粗糙，也不算漂亮，只是在地里年头久了，会被人以为是奇珍异宝。

眼前这东西从外形上看跟其他的谷仓罐差异很大，或许是因为地域、风俗的改变，让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。不过，即使仅凭直觉，我也能断定这是一个谷仓罐，因为别的东西不会给人这样强烈的邪异感。除了历史民俗博物馆之类，古玩界没有人作兴收藏这类玩意儿。因为它是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死人物件。总不能把这个东西当花瓶儿摆桌子上吧？

“这件东西，我原本是不愿意收。”伊山羊从皱巴巴的口袋里取出一副淡黄色的手套戴在手上，一伸手将陶罐拿出来放到柜上。从他拿起来的力道看，明显分量不轻，可能不是中空的，里面好像还装了东西。

“可是你知道这东西是打哪儿来的么？”他摆弄着手里的罐子，眼神有些异样，“闵王台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我很坚决地否定了他的说法。因为闵王台可不是什么陵墓，而是当年齐国最后一位国君齐闵王修建的一个点将台，在黄海边上一个叫做日照的小城，那地方战国时也叫莒国。齐闵王就是小学课本儿里吓跑了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的那位。要说闵王台里能出这类冥器，那真是不可能的。

现在那个地方倒是还在，不过早就改叫做明望台，虽是这么叫着，但是两千多年下来，那里的台子早没了，只有两个叫明望台的村子，南明望台和北明望台。而真正的闵王墓却是在我待的这个城市的东边，在临淄一个叫四王冢的地方。田齐的威、宣、湣（多音字，音同闵）、襄并排成四座小山一样的陵墓。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四王冢就已经被发掘了，当地也早就建立了齐国历史博物馆，专用来收藏那些从四王冢里发掘的东西。

再者说，即便闵王台真是陵墓，那也是战国墓，而战国墓里是肯定不会有这类物件的。要认真追溯起来，魂瓶这类的东西从东晋、三国时期才开始使用。而且，王陵里面基本上也不会用眼前这个烧制得这么粗

劣的罐子。

“别人不知道，你难道还不知道闵王台是怎么回事儿么？闵王台里根本不可能有这类东西，要说是从闵王台附近出土的，那还有点靠谱。那边以前我倒是一直去看过，是有几个南北朝的冢子。”我肯定地说道。

“开始我也不信，可是你看到没？你看这上面的字儿。”他没有回答我的话，而是指着那几个鸟兽象形文继续说道，“上面的这几个字，我查过了，奇怪的是，连院里的字典上都查不到这几个字。”

“不会是被造假的胡乱画的吧？”我拿放大镜低头仔细看了一下上面土沁的颜色，忽然发现，这罐子的土沁里面还掺杂了一些暗红色的斑块。我伸手去摸，被伊山羊一把拉住了。他摘下一只手套让我戴上，骂道：“说了有些邪门儿，你还直接摸。”

我戴上手套摸了摸那些黑红色的斑块，闻了一下，倒是没有什么异味儿。现在有些作假的大多用酸性物质来腐蚀出沁色，所以要是假的，应该会有些特有的刺鼻味儿，懂行的人一闻就知道。

“不是乱画的，我都用院里的设备检测过了，的确是战国的东西无疑。”伊山羊瞥了我一眼，又有些迟疑地继续说道，“所以，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一个谷仓罐！起码不是用来盛死人饭的。”

“那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？”我疑惑道，“上面居然还有血沁，难道是粽子用来做血豆腐的？”

我手上突然感觉到罐子里面哧啦一声，像是有东西在里面挠了一下。

我吓了一大跳，赶忙往后退了几步，指着罐子骂道：“我操，这里面装了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他撇着嘴走到我身边，从我口袋里熟练地掏出烟火，自顾自地点了两根，把其中一根塞到我的嘴巴里。

本地产的白将，又冲又辣的味道瞬间让我冷静下来，我盯着那个盒子有些发愣。

“就是因为这个，我才找了你。”他吐了一个烟圈儿，有些寂寥地加了一句，“小太爷快被这个玩意儿搞到精神分裂了。”

“我觉得我他妈早晚得被你害死。”我瞥了他一眼骂道。

“啪啪啪……”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把我后面的话憋了回去，因为外面

天色已经黑到底了，房里又亮着灯看不到外面的来人。我没敢说话，这时候不应该有客人会上门。

“小鱼，你在里面吗？”门口卖烟的张大妈推门钻进来半个脑袋，看到伊山羊也在就笑着说：“哟，你有朋友在啊？”

“在在在。”我看到是她才长出了一口气儿，赶忙走过去，“啥事儿啊，大姨？”

“你帮我把烟摊儿抬进来，在你店里放一宿吧。今晚我老伴不知道死哪儿去喝酒了，没来跟我收摊儿。”然后她有点儿祈求似的看着我。

“行，没说的。”我随口答应着，就拉着伊山羊出门帮她收拾烟摊儿。张大妈又从摊子底下掏出盒白将，扔给我，有点肉疼地说：“小鱼拿去抽！”

我接住，扒拉了一下烟盒里剩下的大半包烟，笑着说：“哎哟，大姨您这是干吗？我还能贪图抽你盒烟啊？”

“拿着抽拿着抽……”她边用围巾把头包得严严实实的，边说：“我还得回家给孩子做饭去。”

她嘟嘟囔囔地说着一些让我天冷加衣，年轻人应该与时俱进赶快学电脑之类的话，我嘴里应承着将她送出门口，看着她骑着电动车走远，才回到店里，重新关上门。

被她这么一闹，我才有了重回人世的真实感。

我走到柜台后面，打开店里的保险柜，朝伊山羊招招手：“快收起来，这玩意儿要是让别人看到，就又是一祸害！”

伊山羊小心翼翼地把盒子重新用黄帆布包装好，塞到保险柜里，我关上保险柜门，狠狠地拧了几把密码锁。

伊山羊见我这么小心，在一边笑道：“这些年铁家小太爷别的地方没怎么变，倒是胆子越变越小了。看你这个鸟样，它还能钻出来把你吃了不成啊？”

我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，没理他，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。

我俩又大眼瞪小眼地对着抽了好一会儿烟，我才慢慢恢复过来。我从柜台后面取了外套穿上，跟他说：“算了，别的事儿先放一边儿，管它是个什么玩意儿呢。你不点名儿聚美斋么？你倒是会吃，聚美斋菜可比燕喜堂还地道。”我系上外套的扣子，又从柜台后面掏出两个头盔，扔给